

紅朝落日

文革十年話劫灰

陳綏民

六億人遭受大劫難

一年以前由於大陸上對一位軍中文藝作家白樺所寫的「苦戀」一劇，暴露共產社會的黑暗面，揭發共產黨徒陰陽兩面的醜陋嘴臉，進而使知識份子，尤其海外懷抱着愛國熱忱幻想的知識份子，對所謂「社會主義祖國」失去了信心和信念，否定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優越性，此一劇本拍成電影，引起大陸知識份子和青年的共鳴，對共產黨發生了震撼作用。於是中共當局乃發起清算批判白樺的運動，這一清算白樺的工作，不僅在海外引起各國新聞傳播界的重視，而在中共內部也引起內鬥的風波。有人預料中共因白樺事件，可能重演十年前文革的故事，為此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的陳雲，特別致函鄧小平與胡耀邦不要把知識份子當雞宰，而重演十年浩劫的文革悲劇。

提起「文革」，大陸上的人民，包括中共各級幹部，無不談虎色變，總稱「文革是十年浩劫」，是共產黨人的一場內戰。鄧小平自供的說：「文革這一場內戰，是中國人民的一場災難，死

亡的人民達八百萬至一千萬，受傷害的達一億人左右，真是歷史浩劫！」去年十月十六日東京讀賣新聞在一項發自北平的報導中，引述大陸消息人士的話說：「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中共所謂文革時期的犧牲者達兩仟萬人，有六億人由于文革而身受其害，據官方的統計：喪生者兩仟萬人只是保守的估計。」此一消息來源頓時又成為轟動國際的新聞。

如果不是由于中共公開的宣佈，誰也難以相信當年由毛澤東所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如此的殺人如麻，紅色舞台鬥爭的悲劇是如此的殘酷。

但是這一場血染紅色舞台鬥爭的經過和內幕，究竟如何，事實的背景真相如何？局外人一無所知。鄧小平一羣也是文革受害者，被鬥下放牛欄，但他們本人很少揭露內情，在四人幫被打倒之後，大陸上有不少的「傷痕文學」、「抗議文學」、「平反呼聲」之類的作品出現，多屬自白的描述，有其局限性，很少有全面性的揭露，尤其是共產黨頭目彼此內鬥，和相互殘害的事實，更少報導。因之，由鄧小平當權派所稱的文革

十年浩劫，始終是一個謎，他們僅僅把一切過失與責任往四人幫身上一推，使人們轉移目標，無法瞭解其內情。胡喬木最近曾揚言大陸可能再起文革運動。

筆者數年前接到由大陸逃港一位青年的來函，這位青年是當年親自去北平領導紅衛兵運動的中共幹部，他但在江青她們指導下如何逮捕中共的走資派高級幹部加以批鬥的經過，在香港的「北斗雜誌」（為大陸逃港青年所辦，現已停刊）召開一次座談會中，坦坦誠誠的供述無遺，這份函稿筆者一直保存迄今，特檢出加以整理，仍用他們原來的追述內容和語氣以便存真。此一事件雖過，但仍不失為有關文革內幕最珍貴的史料，可供關心此一問題和大陸現況與未來發展的人們作參考。

風暴來臨北京如狂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究竟為什麼？傳說不一，據我們當時在學校內部黨團小組秘密會議中，所獲知的消息，最先是劉少奇、彭真他們來負責領導的，當時是四清運動，由清華大學開始，



。像形之娜林王妹堂的美光王及美光王妻之奇少劉門批學大華清平北在兵衛紅

逐步向四週推動，王光美領導在桃園躍點。『毛主席』不在北平，似乎與劉少奇在南北分治，劉等似有野心統治全局，不太聽毛的指示。

「於是毛江乃祕密的在上海一帶發動新的文革，暗中組織紅衛兵，并獲得林彪的支持，進行復辟奪權的鬥爭，雙方都在學校進行組織的佈署，在北京則以北大、清華為中心，其它各地則均在積極的發動中，一九六六年七月就全面的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當時在中南海、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古街兩旁高大的建築物，以及偏遠的四合院，所有北京城內各大街小巷，到處都有紅衛兵的足跡，都搏鬥在怒吼的狂風和嚴寒的襲擊裏。

「漫天狂風怒號的情景是難忘的，沙塵瀰漫着昏黃的天空，太陽像個蒼白的斑點，在一片灰茫茫的黃土塵下，王府井大街上，沿街都豎立結紮着草蓆，張貼着兩三米高的大字報、大標語，大字報上的謾罵、咒辱、誣陷、恐嚇、造謠，和一切小道消息，應有盡有，

滔滔不盡，四面八方來到北京串連的紅衛兵，各種不同稱號的兵團，在北京最有名是『五一六兵團』，如由江西來的『井崗山紅旗兵團』，東北來的『黑龍江紅星兵團』，上海來的『工總司指揮部』，福建來的『八二九造反總部』一律揮舞着紅旗，使整個北京城浸入一片紅色旗海和洶湧的人潮之中，一波一波的向天安門廣場中會合，大家高呼着口號，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廣場中燈火輝煌，狂歌亂舞。當時，在馬路上、鄉村小道上，成千成萬的青年人，三五成羣，幾十人幾百人一伙的，像狂瀾怒濤一樣從全國各地城市、鄉村出發。串連進行着『徒步的長征』，有的幸運的一羣是強乘着火車來的。

「全國各地到北京進行大串連、大會師的人羣，胸前掛着毛澤東像章，臂上佩着紅衛兵袖章，有着手持『紅寶書』『毛語錄』，漫街急匆匆的擁擠着，奔走着，一批又一批的高呼着口號，駕着高音喇叭的汽車，時而喊打倒這個，時而喊打倒那個，發出尖銳的呼叫聲，飛也似的奔馳而過。『『人民日報』的大門口，擁擠着一羣羣的人，有幾個青年人嘶啞着嗓子，激烈的進行辯論，北京飯店前邊空地上，一排站八九個頭上掛着『反革命』牌子，頭上戴着修正主義高帽的人，一邊低着頭認罪，一邊高喊『毛主席萬歲』，有的人在罵，有的人喊打，誰也搞不清誰是誰非，誰是真革命，誰是反革命，只要臂上掛上了紅袖章，打着紅旗，高呼口號，造反就有理，人羣伴着遍地的風沙，真是烏煙瘴氣，昏天黑地，這時的北京簡直成了一座『狂人城』，也是全國山雨欲

來，大風暴、大門爭、大流血來臨的前景。

毛酋親自指揮鬥爭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原來以彭真為首的『五人文革小組』，重新設立由陳伯達、江青為正副組長的文革小組，並發出了『五一六通知』，文革小組直接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同時又改組北京市委會和中宣部，緊接着六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聶元梓首先貼出了攻擊北京大學校長陸平的大字報。二十四日清華大學和附中的紅衛兵也貼出了一張：『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這時由北大的聶元梓、師大的譚厚蘭、清華的蒯大富等，聯合各校的紅衛兵頭頭組成了『五一六兵團』紅衛兵總指揮部，直接聽命于江青，七月二十六日江青在北京大學講話，要北大的學生，與全國來到北京的紅衛兵進行大會合與串聯，這是新的『文革小組』運用青年學生羣衆，把鬥爭推向高潮，才算是真正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姚文元於一九六五年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的『評歷史新編劇——海瑞罷官』一文，只是文革的引子和前奏曲，直到毛澤東回到北平後御駕親臨指揮，並且寫了一張貼出『砲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才是文革這一幕大悲劇的開始。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了中央政治局，剷除了原來的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四名副主席的職位。僅保留林彪一人任副主席，特別點出了林的

地位，由毛林控制着全局。

「八月十八日由『文革小組』陳伯達主持在北京天安門舉行名為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萬人羣衆大會，紅衛兵正式登場，首先由陳伯達講話，題為『在大風大浪裏成長』，要學生羣衆『好好學習十六條』，鼓勵紅衛兵們『要同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反革命意識形態作鬥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大會上由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宋彬彬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於是毛自此就正式成為紅衛兵的統帥，并乘車檢閱了紅衛兵行列，當時的紅衛兵大喊『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什麼也不怕』。

「八月卅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二次接見由上海、南京、武漢、瀋陽各地來的紅衛兵，由林彪講話，要求『要用文鬥，不用武鬥』、『打擊的主要目標和重點是走資當權派』，這時林彪已被毛封為紅衛兵的副統帥。

無法無天的紅衛兵

「九月十五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三次接見由武漢、廣東、江西各地區來串連的紅衛兵。

「十月一日和十八日分別再度接見福建、西北各地區來的紅衛兵，不久批判劉、鄧的大字報已在北京的西單和街上不斷的出現。

「十一月三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六次接見紅衛兵，林彪講話：『要創造大民主，批判國家和黨的領導人』，會後由林彪、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一同檢閱了紅衛兵。

「十一月十日毛又在天安門接見了紅衛兵。

「十一月廿五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接見各地留在北京的紅衛兵，要他們回到各個地區展開『破四舊立四新』和『掃除一切資本主義復辟的牛鬼蛇神底無情的鬥爭』。

「十二月十九日中央文革小組接見在北京參加接待紅衛兵之十萬軍隊，也是中共軍隊今後在幕後支持紅衛兵在各地展開『文攻武衛』進行奪權的開始。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由北平回到上海，首先展開了地方的奪權鬥爭，為各地區製造了奪權的樣板，自此各省市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把原來的黨團組織和行政體系一律砸爛，形成各地紅衛兵鬧事的大武鬥，後來才有武漢軍區司令員陳舟道支持百萬雄師和紅衛兵大決鬥的一幕高潮，謝富治和王力曾被扣，後由周恩來前往去解決。」

毫無疑義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之亂，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指揮，十年浩劫的流血大悲劇，也是毛發縱指使一手所造成，他基于一己奪權復辟專政王位的私慾，個人的恩怨好惡，鼓勵一般青年和羣衆，盲目的亂鬥殘殺，使多少青年人在一場鬥爭中喪生，多少知識份子被批鬥受羞辱而被迫自殺，多少共產黨的同志被打成走資派、反革命、工賊、軍閥，被關被下放牛欄，有的折磨致死，兩千萬以上的孤魂野鬼向誰傾訴？用盡黃河之水，也洗不清毛澤東一生的罪孽，和共產黨對中國歷史文化倫理道德大破壞的罪行。

今天以鄧小平為首的一小撮當權派，仍視顏

無恥的懷抱着毛的陰魂，堅持毛澤東思想，不僅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大諷刺，也是對中國人民的大侮辱。

以毛澤東領頭的中國共產黨，為害中華民族的血淚史蹟斑斑，任誰也無法加以一筆抹煞，不是由鄧小平這一夥人顛倒是非黑白，僅說毛在文革有錯，輕輕帶過，把一切罪惡都推到四人幫身上，來欺騙大陸人民和全世界的中國人，一切的功過是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後世的史家自有公正的定評。

大家且看看我們當年在北平所看到聽到和採訪到的有關文革風暴起來的內幕是什麼：

二月逆流兵變傳聞

一九六六年二月的春天，局勢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緊張，毛澤東偽裝養病在杭州和上海一帶作單幹的祕密活動，北平是在劉少奇、鄧小平的領導下，先成立了一個「五人小組」，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和周揚等組成，它就是「中央文革」的前身，二月初由「五人小組」提出了一個「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為「二月提綱」，將姚文元所撰的「海瑞罷官」一文的批判，規範在學術討論的領域內。對作者吳晗不作政治處理，用和風細雨來從事「文化革命運動」，并另對北京市委會各級幹部發出一項指示文件。主要意圖，在防止「文化大革命」演變為政治大鬥爭。顯然是違反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旨意和企圖，毛澤東這時唆使林彪，委由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并任命江青為「軍中文

革小組」顧問，毛林緊密的勾結，用槍桿來支持文化大革命，所以在「五一六通知」立時撤銷「二月提綱」，罷除了由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和辦事機構，彭真的罷官，是有名的「北京地震」。

據瞭解內情的人傳說：是北京市長兼當時「五人小組」的彭真、陸定一、周揚、康生和北京市的黨軍高級幹部萬里等十餘人，在「暢觀樓」召開了一次祕密會議，阻止文化大革命和勸阻毛澤東不要回北平，由康生先向周恩來洩密轉告江青。所以當毛江一回到北平，首先把彭真、陸定一、周揚、萬里這一羣揪出來遊街示眾，「門裏的，門倒，門垮」。周恩來當時是站在毛澤東一面的，看風轉舵，首先高唱「向江青同志看齊」、「向江青同志學習」，有形無形的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總參謀長。

另一由中共軍方的小道消息傳說是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軍委祕書長兼參謀總長的羅瑞卿，為了反對林彪，要奪取軍隊領導權。與彭真暗中勾聯，阻止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和賀龍的外甥廖漢生（時任北京軍區政委）陰謀發動兵變，由公安部長謝富治告密，林彪緊急調其親信部隊三十八軍進駐北京，控制了北京城內外，把原來的京津衛戍司令部改組，把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和政委廖漢生等一律免職，并將羅瑞卿逮捕，由楊成武代理，羅瑞卿被門挨揍，憤而跳樓自殺未死，跌斷了左腿，這時北京已陷入了一片鬥爭的恐怖氣氛中。

有的人說「二月逆流」、「二月兵變」、「二月風暴」，是出於毛林的誣陷，為了打倒所有

違反毛的旨意，反毛的一批當權派，故意放出這些似是而非的空氣。使人們和一般青年羣眾相信，劉鄧和彭羅陸周等勾結，是反革命的走資派，非徹底打倒不可。

實質上，這是以毛林為首和以劉鄧為首的彼此之間，爭權奪位，勾心鬥角底一幕悲劇和醜劇的開始而已。

中南海的風雨波濤

中南海是過去滿清王朝專制皇帝和貴族們居處的禁宮所在，也是當今以毛澤東為首底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批新貴們，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高級幹部們的居住地，他們在此養尊處優，平日雖然是日夜燈火輝煌，可是門禁森嚴，可望而不可及，人們有時從這兒經過，內心都懷着一份欽羨、尊敬和恐懼之感。誰也不敢在高牆外停留或向內窺視一下，裏邊究竟住了些什麼人，誰也不敢探聽，要不是文革起來，中南海內風風雨雨，波濤起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才揭開了迷宮的一些內幕，暴露了住居在中南海一羣高幹們的醜陋面目。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周恩來曾在中南海的「紫光閣」召開了一次碰頭會議，商討當前的一些緊迫問題，當時到場的有李富春、陳毅、李先念、譚震林等幾個國務院副總理，可是其餘有關部會的負責人大多被抓走了，大家都是牢騷滿腹，譚震林首先發言說：「這樣亂搞下去，我就不幹了，背着包袱走路。」他罵江青是今天的武則天，陳毅憤極的說：「他們說我是反革命，他們不

光是要打倒國務院的幾個副總理，還要反對總理。他們是要搞垮我們的黨，他們這樣搞，決沒有好下場，我們居在中南海的人，誰也沒有保障。」，由於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等都先後從中南海被揪走。因此在這兒住居的要員們人人自危，在這一一次碰頭會議上大家要求周恩來設法阻止從中南海隨便抓人。

就在這一次碰頭會議後不久，一個深夜，江青所直接指揮的紅衛兵，在賀龍前妻所生女兒賀捷生的引導下，用突擊手法，把「賀老總」從中南海住處抓走了，他的罪名是「土匪」，是反動透頂的「大軍閥」，是準備發動軍事政變的「急先鋒」。最後在秦城監獄中被整死。

緊跟賀龍被捕之後，陶鑄、李井泉、譚震林、薄一波、烏蘭夫以及朱德等一羣原來政治局委員，都被「點名批判」，在中南海過着軟禁的生活。不久曾任中宣部部長兼文革顧問的陶鑄，因曾反對江青利用紅衛兵作人身攻擊的粗暴作風，也被「八三四一部隊」逮捕下獄，他的愛人因不肯出面檢舉陶鑄，被揪走下放到山西去勞動改造。陶鑄在獄中病死時也不讓其見到自己丈夫的一面。

他和賀龍都是居住在中南海的中共高幹要人，底典型下場，可悲亦復可憐。

王光美劉少奇下獄

中南海面臨風雨湧現波濤的最大的一次，也是最戲劇化的一次，就是身居「人民政府」主席劉少奇的愛人王光美的被捕，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下午六時左右，文革指揮部運用紅衛兵

爭取了她正在北平師大附中讀書的女兒劉萍萍，叫她假裝出了車禍往進醫院，然後又誘騙她的妹妹劉婷婷到醫院來看她姐姐。於是紅衛兵連哄帶恐嚇，叫她給她母親王光美打電話。說她姐姐因車禍腿受重傷，需要動手術，要他們趕快來醫院作決定，八時左右劉少奇和王光美雙雙趕到醫院，當王光美氣急敗壞的問婷婷傷勢如何的時候，想不到接待他們的是劉少奇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兒和兒子劉永斌，和另一名軍官劉允慎以及一羣紅衛兵，阻止了劉少奇進入醫院，并高聲喊出：「清華園的第一號大扒手王光美留下來，其它的人統統回去！」劉少奇當時帶着悲憤的和恐懼的心情，掉頭乘車回到中南海，王光美被捕後當即押往清華大學，當夜即舉行萬人公審大會。劉少奇回到中南海之後，立即直接電話毛澤東，根本不接不通，親自前往毛的私邸又被擋駕，警衛說：「主席已往西郊休息」，劉當時確實沒有料想到毛會對他夫妻下如此殘酷的毒手。

在王光美經過四次的公審批鬥後即關進了「秦城監獄」，她的兩個女兒也被趕出了中南海，大的押往山西勞改，不久劉少奇本人也被捕下獄，最後押往河南開封長期拘留，折磨至死，連屍骨也不知存於何處，身為國家主席和黨中央副主席的人，毛澤東親密的戰友，最後落得家破人亡，這就是社會主義新世界的寫照。

因此，在北京的人竊竊私議，中南海是一座大糞坑、大門爭場和陰風慘慘的大墳場！

海瑞罷官冤獄牽連

談起「文化大革命」，不能不提一九六五年

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所寫的「評歷史新編劇——海瑞罷官」，他指出「海瑞罷官」是借古諷今，是含沙射影，用「退田」和「平冤獄」，是諷刺當今，正因為毛澤東搞「人民公社」，民不聊生，彭德懷在廬山上書為民請命，遭到「彭黃反黨」的罪名而罷官。於是海瑞和彭德懷都是清官，而毛澤東則成為明世宗似的昏君，為了清官與昏君之辯，首先在上海復旦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和北平的「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的一批知識份子和學者展開了一場論戰，緊跟着從吳晗的「海瑞罷官」又牽出了田漢的「謝瑤環」，和孟超的「李慧娘」，這三個歷史劇，在大陸上曾經博得一般觀眾和知識界的好評，都含有諷刺現實的意義。由批判這三個劇本和作者，冒出了初期文革的火絨，不久「解放軍報」針對「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由鄧拓、吳晗、廖沫沙所發表的「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進行攻擊，由此文化論戰逐步的升高和擴大範圍，所有的歷史學者，如北大的副校長翦伯贊之流，都捲入這一場鬥爭之中，馮友蘭也被迫再度作自我檢討，窮因不堪羞辱，夫婦雙雙服毒自殺死亡。

其它的文藝作家，老舍、艾青之流都曾經被鬥而作自我批判，老舍是跳河自殺，艾青夫婦則下放到新疆。

其餘戲劇工作者，夏衍、田漢、陽翰笙等被指為影射黑線專政的幾條棍子，一律被揪出批鬥，田漢這位三十年代成名的文藝戲劇工作者，也是中共「國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的作者，最後也是服毒自殺。其餘演員中的趙丹、白揚、鄭君里，一個個也遭清算，有的被抄家後，下放勞改。

北京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被該院學生批鬥後打成重傷，最後舉家逃亡到了美國，去年國慶節日再度回到自由祖國，在國內作演出。

可以說整個大陸上的高級知識份子，多少都是出身于小資產階級，也就成為無產階級及共產黨人心目中的敵人，都在被清算鬥爭之列。所以文革一起，首先倒霉的人是這一羣人，也不管你過去曾為共產黨出過力，賣過命，只要你今天不是站在毛江一面的，就得挨鬥和挨整。不是被關下放勞改，就是被迫自殺。

其次是各級學校的教師，只要有紅衛兵的學生，看你不順眼，認爲你思想有問題，就難逃被鬥爭的命運，學校也成了鬥牛場。

從上海到北京，從南京到武漢，從廣州到西安，從東北到西北，大江南北沒有一個地方，也沒有一個具有良知的文化工作者和知識份子能逃脫這一場文化浩劫底厄運的。

十年浩劫一筆總帳

這位具有中共黨團員身分的青年朋友在自述中表示說：「我們是在大陸成長的一代，也是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一代，更是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活躍的一代。我們親身經歷和參加了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也曾親經眼看到這一次轟轟烈烈，腥風血雨的政治鬥爭。從這場鬥爭中，我們年輕的一羣，盲目的走上政治鬥爭的舞台，成為鼓掌、打手和扒手。在紅衛兵運動高潮時期，我

我們失落了自己，只知道要革命，要造反，要打倒一切，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分不清楚是非，辨不清真假，前面有人喊口號在指引，後面有人在操縱和指使，自己只須隨大流，大夥兒分別受着兩個不同派系，即當權的劉鄧派和奪權的毛江派，加上林彪的軍權派，在正面或幕後的指揮下，展開相互打鬥迫害殘殺的無情鬥爭。每一個地方都有青年人的血跡，當他們奪權成功後，除了少數人爬上了高梯。如王洪文之流，大多數不是插隊當兵，就是下放或參加勞動改造，就連當年我們共同參予領導的小頭頭們如蒯大富、譚厚蘭等也難逃被鬥被整的厄運。因此我們成了被利用的一代，我們既離開了家庭，也失去了學校。十年的光陰在亂哄的鬥爭中虛擲，使我們成為半盲的一代，當我們真正覺醒時，看到前路茫茫，為時已晚。最後只有被迫逃亡，待驚魂甫定，頭腦清楚後，看到自由天地的一切，才算是真正的覺醒了！但仍然為我們當年的一羣伙伴，有的今天仍流落在邊疆，在城市或農村中掙扎的青年同志們感到非常的悲憤。

爲此特別感到我們有責任、有義務，也有權利，把當年自己看到、聽到、親身體驗到有關文革的一切，有向自由世界的人們，揭穿文化大革命的事實真相。和共產黨人爲爭權奪位而相互陷害殘殺，和利用青年組成『紅衛兵』造反奪權的全部過程，揭露共產黨頭頭們醜陋的真面貌。

所謂『十年浩劫』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再沒有比毛澤東無產階級底專制王朝更殘酷、更血腥、更悲慘，死人更多的一次可比。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末的黃巾之亂，魏晉以後的五胡之亂，元人統治時代的大蹂躪，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的七殺令，清朝入關初期的『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比之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傷人之衆，死人之多，真是小巫見大巫。再回顧文革前十年的『五大運動』，鎮壓、清算、鬥爭，不知多少千千萬萬的人民無辜喪生，中國共產黨統治大陸，是中國人的悲劇，也是歷史的悲劇。這一段黑暗的歷史斷層，該是結束的時候了。毛澤東死後的宮廷政變和『十惡大審』證明紅朝面臨末日。

我們流亡在海外，悵望北國冰封，遍地狼烟，何日解凍，重現春天。不禁激起我們『覺醒一代』懷國的幽思，共產主義永遠不會在中國土地上，在有良知有血性底青年人底心裏生根。大陸的人民，人人希望變天，都在引領南望王師。

因此，我們希望中國國民黨和台灣同胞，要有積極的行動不要只喊口號，不要讓大陸人民失望。今天應該是青天白日三民主義重照大陸的時代，我們在海外流亡的一羣，飽經憂患，希望中國統一強大，但絕不願在共產黨的馬列奴隸制度下統一，我們餘痛猶深，願和所有的中國人、黃帝的子孫共同攜手，挽救國家的命運，免再遭浩劫，大家要勇敢的大踏步的前進，不要聽信他們的一切謊言和宣傳，要徹底橫掃共產黨的所有牛鬼蛇神，爭取勝利時代的來臨！」這位青年朋友的表白和呼聲，正代表着大陸上千千萬萬青年和逃亡海外青年的一致同心聲，值得我們警惕和重視。



(上右)毛澤東與江青初度同居時。(上左)宋慶齡(前排中)參加偽政協與何香凝、丁玲等合影。(中)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等共首表演投票。(下)江青着男裝(前排中)接見外賓時的醜態。

